

當 代
女作家小說選

譚正璧編



譚正璧編

當代女作家小說選

太平書局

當代女作家小說選

編者

譚正璧

發行人

陶亢德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發行所

太平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電話九四九一五

印刷所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每冊定價

當代女作家小說選

目 錄

- 敘言……………譚正璧（一）
- 傾城之戀……………張愛玲（三七）
- 蛾……………蘇青（八九）
- 唐山之霧……………楊琇珍（九九）
- 長春樹……………曾文強（一二一）
- 音樂家的悲歌……………程卞真（一三九）
- 上帝的信徒……………邢禾麗（一五三）
- 變……………汪麗玲（一五九）

性善	嚴文娟（一六九）
山鄉	湯雪華（一八三）
鞠躬盡瘁	陳以淡（二二三）
小不點兒	施濟美（二四一）
玄武湖之夢	俞昭明（二五九）
愛的製造者	吳克勤（二七一）
佳人	周鍊霞（二七九）
原野的靈火	張 憬（二九五）
海上的孤帆	燕雪雯（三一九）

敘言

譚正璧

一

在這本選集裏，一共收有現代女作家十六人的短篇小說十六篇。雖然每個人都祇選入了一篇，不能代表她們全部的作品，然而在去取之間，都曾經過我多量時間的躊躇。因為我近來頗主張凡事必須多多根據自己的意見，人云亦云，有時會發現恰和實際相反的情形，這覆轍是應該避免再蹈的。

我不是一個文藝批評家，所以我祇以一個文藝欣賞者的資格來擔任這件不易擔任的工作，因此恐怕中間難免有着個人一己的偏好和主觀的成見。但是我想，這也並不礙於她們作品的本身的，因為各人有各人的個性和教養，就是在批評家的筆下，也從來不會有過一致的意見，所以不妨和對我自己的創作態度一樣，只要不是欺騙自己，就是對得起我的工作。

文藝是人生的反映，文藝是苦悶的象徵，有各式各樣的人生，有各式各樣的苦悶，於是就有各式各樣的文藝。但是在反映人生象徵苦悶之外，我們還不能不承認文藝是情感的產物。因為人生與苦悶

只是文藝的內容，真摯而豐富的情感才是產生文藝的原動力。記得曾經有人這樣說過：「女性是最適宜於文藝的，因為她們傾向於感情之故。」不錯，這正同教育家說女性最適宜於常見童教師一樣，她們的溫柔，熱情，美麗在教學上所得到的效率，自有為男性教師所不能相競的地方。因之在文藝上，感覺的銳敏，觀察的細膩，態度的認真，思想的純正，感情的摯厚，也成為她們特有的優秀之點。不過在教養方面，因為受了數千年來封建勢力的壓抑，無論在教育上，經濟上，政治上，至今沒有得到真正的平等享受，所以她們還不能得到獲得和男性相等的知識同樣的經驗的機會，因此時常要暴露出她們幼稚和柔嫩的弱點來。所以在她們的作品裏，獨是缺少一種剛健的力，這是一種發揮文藝作用所最不可缺少的力。但是還好，她們另有着有一種性質雖然相反然而效果却是異途同歸的力——就是柔婉。

她們的作品既有一種柔婉的力，同時也可說是一種柔婉的風格，那麼她們便有了在文藝園地裏獨樹一幟的理由。憑着這一點理由，專把她們的作品彙選在一起來出版，也就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無聊的事了。

可是現代的女作家，決不止這十六人，因為搜集的不容易，多分是受了空間和時間的限制，所以只能因陋就簡，暫時止於此數。就拿這十六人來說，她們每個人的作品，一時也無從窺其全豹。所選

既只能就個人所見，因此在下文將每個人介紹給讀者時，所論述到的作品，也僅能以編者所已見到的爲限。好在我們並不是讀文學史，我也不是在寫作家評傳，就在作家自己，她們都還在繼續寫下去，她們的成就的究竟，也非我們現在所能預言。所以我們對於這本選集，不妨擺着在欣賞她們最新的作品的態度來欣賞，對於過去和將來，我們暫時都不必多作無謂的講論。

話雖這樣，這十六個作家雖不能搜羅齊盡，但是一般女作家們的作品種種傾向，已經是無所不備。後面就依着她們種種不同的傾向，分開來一一加以介紹。

一一

在個人主義風靡一時的現社會裏，即使是被壓抑者反抗的呼聲，也不免是屬於個人主義的。讀了目前最紅的兩位女作家——張愛玲和蘇青——的作品，往往要引起我這樣的感想。革命之後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固有的宗法和舊禮教勢力對於女性的壓抑，非但沒有消除，反而變本加厲，資本主義在外國是封建勢力的仇敵，然而到了我們中國，却會仇敵爲友，互相狼狽，造成更重重的壓力，依舊盤踞在各個黑暗的角落裏。然而人總是有着「人性」的生物，當那些被壓抑者一朝覺醒而傾向於自由的要求的時候，她們不但會喊出反抗的呼聲，甚至也會見之於行動。不過在同樣的傾向裏，我們讀了以

前馮沉君、謝冰瑩、黃白薇諸家的作品再來讀這兩位的，便生出了後來何以不能居上的疑問。因爲前者都向着全面的壓抑作反抗，後者僅僅爲了爭取屬於人性的一部分——情欲——的自由；前者是社會大眾的呼聲，後者只喊出了就在個人也僅是偏方面的苦悶。

兩人中，張愛玲是專寫小說的，因此她的思想不及蘇青明朗；同時作品裏的氣氛也和蘇青纔然不同，前者陰沉而後者明爽，所以前者始終是女性的，而後者含有男性的豪放。蘇青是個散文作家，寫作小說在她似乎不過是偶然的興會。但是在重觀意識過於技巧的批評家的筆下，蘇青却高過於張愛玲。我們如果把兩者同樣重視，那麼張愛玲在技巧方面始終下着極深的工夫，而蘇青却單憑着她天生的聰明來吐出她別的女性所不敢吐露的驚人豪語，對於技巧似乎從來不去十分注意。就文藝來論文藝，兩個人的高下應該從這地方來判分和決定的。

在張愛玲的小說裏，題材儘有不同，氣氛總是相似。牠的主要人物的一切思想和行動，處處都爲情欲所主宰，所以她或他的行動沒有不是出之於瘋狂的戀態心理，似乎他們的生存是專爲着情欲的。她的成名作「傾城之戀」和「金鎖記」是這樣，她的其他作品如「花凋」「年青的時候」「封鎖」「茉莉花片」等也都是這樣。「封鎖」的題目確是挺現實了，可是內容所寫一對在電車上邂逅的男女愛時的羅曼司，如果沒有讀過性心理學一類書本，或自己也曾有過同樣戀態心理的人，一定會疑惑這是

作者自己在瘋狂中所發的囈語。「茉莉花片」寫一個少年在無法遂他情欲後對於他的戀人施以瘋狂的虐待，幾乎致之於死，而她爲了愛他，事後並不有絲毫報復的意念，尤非普通人所能了解。「花凋」寫來似和世情略接近，這是因爲牠是個絕對的悲劇的緣故。「年青的時候」比較地鬆弛，寫一個青年迷戀他的異國人的女教師，情調非常優美。總之，作者是個珍惜人性過於世情的人，所以她始終是個世情的叛逆者，然而在另一方面又跳不出是情欲的奴隸。

意識是作品不可少的生命，技巧是作品外表面必須有的修飾。美麗的生命如果加上美麗的修飾做外表，那麼至少比了沒有美麗的外表更容易獲致多量的讀者。所以一個哲學家積貯他一生辛苦研究所得而寫成的皇皇巨著，往往不如一個文藝家在一霎時間引起的思緒所寫成的幾行詩或一篇短文會立刻傳誦於全世界。有人批評張愛玲的小說的缺點，是好用美妙的技巧來掩蓋了她平凡的意識，所以同樣是她的成名的作品，「傾城之戀」不如「金鎖記」，這是一種極苛刻的批判。「傾城之戀」果然有著高人一等的技巧，牠的富於傳奇性的故事確比「金鎖記」安排和剪裁得妥當，而「金鎖記」全像是一個長篇小說的節本，時時流露着支離脫節，捉襟見肘的窘狀。然而在意識方面，兩者實在無從分別牠們的軒輊，因爲故事的發生既有年代的相差，社會又不是凍結不變的化石，所以同樣是苦悶，自然有着深淺高低的分別。這相差的程度並不是作者的意識高下的程度，即使不是批評家也極容易明白這關

平凡的道理，爲了「傾城之戀」有着比較美麗的外表，就成爲我所以選入「傾城之戀」而放棄「金鎖記」的重大理由。

作者好用象徵的手法，把整個故事的性質，在作品的開端那段時空間裏預先暗示出來，使人讀完全篇，感着有一種通體諧和的情調。在她的「金鎖記」裏這樣，「傾城之戀」裏也是這樣。你看：

「上海爲了「節省天光」，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小時，然而白公館裏說：「我們用的是老鐘。」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在這段短短的引子裏，使我們知道全篇的故事人物都是比一般都落后一點鐘的老鐘，也都是生生命胡琴上已走了板的歌唱。這樣一開場就罩住了全篇的故事人物，直接是融和了作品通體的情調，間接是增加了讀者感應的效果，這是作者所特有的風格。但是她還擅長於心理的描寫。她寫兩個因爲彼此都十分矜持而不肯相下的，然而都已有了很深的世故經驗的一對男女，在彼此追逐了好久時候，而一朝表示「他愛她」，他吻她的嘴時：

「這是他第一次吻她，然而他們兩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爲在幻想中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了。

從前他們有過許多機會——適當的環境，適當的情調；他也想到過，她也顧慮到那可能性。然而兩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盤打得太仔細了，始終不肯冒失。現在這忽然成了真的，兩人都糊

盤了。沈蘇覺得她溜溜的轉了個圈子，倒在鏡子上，背心緊緊抵着冰冷的鏡子。他的嘴始終沒有離開過她的嘴。他還把她往鏡子上推，他們似乎是跌到鏡子裏面，另一個昏昏的世界裏去了，涼的涼，燙的燙，野火花直燒上身。」

只是接吻的一刹那，她寫得這樣的精細，這樣的深刻！在別人的筆下，至多能夠寫出一些肉麻的詞和句來，而她是那麼纏綿，那麼沉醉！

作者本是位有着多方向修養的藝術家，善繪畫，又好音樂，在文藝上又善於運用舊文學遺產。她熟讀「紅樓夢」，也熟讀「金瓶梅」，這兩部最長於描寫女性和情欲的過時的偉大作品，却給了她以無限的語彙，不盡的技巧。所以新舊文學的揉和，新舊意境的交錯，也成為作者特殊的風格。然而揉和只是揉和，交錯只是交錯，無限量的運用便要成為濫調與俗套，本是積以成功的因素，往往會就是招致失敗的絆腳石。她的尙衣袴表完全的「篇小說」連環套因此引起了一位批評家的反感，然而正也是一班有識的讀者所對她抱着的「杞憂」。

一提到蘇青，彷彿聽到了一個什麼社會聞人的名字似的。她是目前一位挺有名的散文作家，同時也寫着小說。因為她有着海闊天空的胸襟，大胆且爽的性格，她所感到的想到的都毫不嫌避，毫不掩飾地在她的筆下抒寫出來。這種別的女作家所不敢有的作風，我在前面說張愛玲的思想不及她的明朗

，就是指這種地方，即使她站上了目前文壇的很高地位。但是在讀者方面，除了少數真正能夠了解她而同情於她的智識羣外，大多數人對於她的作品，（恕我在下面說出這樣一句非常冒犯作者和讀者，然而在我是很忠實的話。）不過是抱着和一般人歡喜讀「金瓶梅」「X史」相同的態度。這種態度並不是讀者程度的幼稚，或是心理的墮落，而全以作者全部文章的內容爲因子。正如她的朋友實齋在「記蘇青」一文裏所說：

「除掉蘇青的爽直以外，其文字的另一特點是坦白。那是赤裸裸的直言談相，絕無忌諱。在讀者看來，祇覺她的立筆的嫵媚可愛與天真，決不是粗魯與俚俗的感覺。在她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警句註：「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經她巧妙地標點一下，而將女人的心眼兒透露無遺了。……」

果如這篇文章的作者所說，我們隨時可以在她的作品讀到她的「赤裸裸的直言談相」，像「性慾」「月經」「生理需要」……一類在一般文藝作品中不大用到的名詞成語，在她的筆下簡直是「家常便飯」。我並不以爲一個女性不應該寫這些，但是好像陶淵明的愛「酒」一杯，如果在他詩裏首首中都有「酒」字，好像沒有了「酒」就寫不成詩，那一定會引起讀者單調寡味的感覺的。我對於蘇青的大胆直爽，沒有女性的扭捏是欽佩的，但是她的過多的「直言談相」，有時很使我感到肉麻。她的「

直言談相」彷彿是和味用的「辣火」，偶然用些是很夠刺激的，但是如果像「四川菜」那樣每菜必用，那就要辣得我們口舌麻木，不知一般的讀者們以爲我這個譬喻用得怎樣？

蘇青以多寫散文的緣故，所以創作小說並不多，但是比了張愛玲似乎又並不少。讀者所最歡喜的是她的長篇小說「結婚十年」。這是一本自傳體小說，因爲書中的主角是女性，又是用第一人稱來寫，思想和行動也和作者相似，所以會有不少讀者誤以爲是她的自敘傳。我以爲所敘當至不會就是作者自己的事實，但不能說全和作者的思想經驗絕對沒有關係，因爲一般用第一人稱寫的文藝作品都是這樣的。但這是個不必在這裏討論的問題。作者在小說裏所擅長的也是心理描寫，她所描寫的又全都是女性的性欲心理，這正和她在散文裏所主張的完全一致，於此可以看出她純粹是個爲了爭取性欲滿足而鬥爭的鬥士。她的短篇小說也好用第一人稱來寫，而且也都滲入自己的生活體驗，如「兩條魚」「胸前的秘密」「蛾」都是。在「蛾」這篇被我選入的小說裏，作者刻劃一個女性的性欲的苦悶深刻到極點，於此可以看出作者自己過的是何等樣的苦悶的人生。她竟這樣不顧一切地再三大喊着：

「我要……！！」

我要

我要……呀！」

她在文字裏是這樣的寫出來了，也就是喊出來了，然而她的文字裏的主人公却是：

「她想喊，猛烈地喊，但却寒噤住不能發聲。房間是死寂的，庭院也死寂了，整個的宇宙都死寂得不聞人聲。她想：怎麼好呢？開了窗，一線光明也許會帶來一線溫暖吧？……但是她的眼睛直瞪着，腳是僵冷的，手指也僵冷。」

如果自己是沒有這種經驗的人，寫一個性的飢渴者的感受和形像，能夠會寫得這樣的「逼真」，「如活」嗎？所以這篇文章是最能代表作者的個性，思想和作風的。但是主人公在滿足她的慾望的時候，她所感到的是「她此刻在他的心中，祇不過是一件叫做「女」的東西，而沒有其他什麼「人」的成分存在。」這種銳敏的感覺，便是她的苦悶的源泉。因此她斷定「男女間根本沒有愛，慾望像火，人便是撲火的蛾！」「爲了追求熱烈，假如葬身在火燄中，……是死得悲壯痛快的。」這就是作者否認了「愛」然而還希望有異性來填滿她的空虛的主要原因。可是在最後，她也竟發現了人類所以有這種本能的真實原因，就是爲了孩子，而孩子就成了她的溫暖，她的光明。於是在老醫生替她打去了胎，善意地忠告她「好好嫁個人吧，不要再胡鬧」以後，她竟直爽地告訴他：

「老醫生，請你不要笑我，我是還想做撲火的飛蛾，祇要有目的，便不算胡鬧。」

這篇小說的主題，便是在寫這個「撲火的飛蛾」怎樣發現她「祇要有目的，便不稱胡鬧」的情慾哲學的經過的歷程。

日本與謝野晶子夫人這樣說過：「實在說：婦人描寫婦人自己的心理，最能夠使人有感動的地方，因為這是婦人自己描寫自身的心理緣故。所以婦人若能在男人的短處方面努力，比較容易收到效果。」這一段話就是這兩位最紅的作家成功的聖經！

三二

「文藝是苦悶的象徵」，這句話如果用在那班專門歌詠「博愛」「犧牲」的我稱她們為「主帝的兒女們」的作品上，似乎犯了論理學上主辭不周延的毛病。其實不在，因為問題却在於這些歌詠的文藝價值怎樣。我在這裡得先來一個必要的說明，我所謂「上帝的女兒們」，這稱號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從前張資平有一本以寫兄妹^情愛為中心的長篇小說「上帝的兒女們」，千請讀者不要誤會，我所用的語義全和這本書無關。我的意思，是她們都是上帝精神的熱烈崇拜者，她們又都是一顆顆生活在富裕安靜的家庭裏的「夜明珠」，從來沒有到那千形萬態的社會裏去作種種體驗，甚至或許還沒有領略過真實的戀愛滋味，她們還都是天真的小天使，她們只從她們的學校裏，那些掛着教育的招牌而實在是

以宣傳上帝教義爲主旨的白種人開辦的學校裏，給那些宗教宣傳者誇大的理想所說服，所麻醉，所以在她們筆下所寫出的，都以「博愛」「犧牲」等等爲中心思想，然後由這個中心思想創造一個美麗、曲折、動人的，然而完全是超現實的理想的故事。他的主人公也都是抱着偉大的上帝精神的可愛的天使們，也像中國向來所謂最貞潔的，而且求遠美麗的仙女。爲了要使一個故事美麗、曲折、動人，有時也抒寫一些青春的苦悶，人性的悵鬱，但是都是浮泛的，不深刻的。原因在於她們不一定有這種體驗，爲了作品中不能沒有這些，所以也來憑着熟讀別人作品所得的經驗，照例的寫入這些而已。對於這一班作家，因爲她們都是上帝精神的真心崇奉者，她們是借了文藝來宣傳上帝精神的，所以我一時無以名之，姑名之爲上帝的兒女們。

借文藝來宣揚作者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精神，在從前的偉大作家中不是不會有過，像俄國的托爾斯泰就是有名的一個。但是他畢竟是個文藝作家，他的作品中都有着濃厚的時代性和社會性，因爲他有着他所處時代社會的一切人生的體驗，全不是那些隔離時代社會的少女們的理想的憧憬。所以從文藝立場來觀察，托爾斯泰始終不失爲一偉大作家，而她們只是做了一羣天真可愛的「上帝的女兒們」。

如果除開意識不談，單論作品的風格，那麼她們那種清新的筆調，愛嬌的口吻，純正無邪的人生